

清代文學史

韓石村



雨後新生簷下箇數竿清影上窗紗
韓石村於台府



清 代 文 學 史

韓 石 秋 著

研 究 生 行

百 成 書 店 印 行

自序

治我國文學史者，每感年代久遠，作家衆多，著述浩若淵海，累世難窮，卽名家巨製，亦不易詳為敘述。至於作品舉隅，更因篇幅所限，殊少引錄。一鱗半爪，誠難識其面貌性情。對於各家評論，尤感喻日於盲，莫明究竟，是以欲求完密之著述，殊為不易，常思自班孟堅氏，斷代為史，後世因之，未嘗以為不善。著文學史者，倘亦斷代為之，則必易見事功，蓋事類冗繁，分工宜細，經營集約，收穫常豐，理固然也。又以清代文學，號稱復興。古文多於兩漢，詩詞略遜唐宋，而戲曲小說，則遠過元明。且人尚實學，文忌空疏，如此豐富之文化遺產，亟應予以整理發揚。因於課業之餘，措意究心，積數年之時日，完成清代文學史一編。冀就教於大雅，藉拋磚以引玉。嘗試之作，未敢以為當也。

茲編略分古文、駢文、詩、詞、戲曲及小說諸章。清代著名之作家一百八十餘人，詳其生平背景，兼及各家評論。引錄作品，選其精華，文則一二篇，詩詞則三五首，戲曲則二三段。藉窺其作風造詣，面貌性情。以與各家評論相印證。拙著即不足觀，先賢之創作猶可誦，節省閱者翻尋之勞，庶諒著者選錄之苦。非所以充篇幅，示博覽也。惟小說一類，因卷帙太多，文亦冗繁，且坊間多有，俯拾卽是，於原文概未引錄，以省篇幅。

著者學識謏陋，研慮難週，參考文獻，蒐羅匪易，掛漏謬誤，在所難免，尚希博雅君子，教以正之，是幸。

清代文學史 目錄

第一章 緒論

- 一 中國文學之復興.....一
- 二 清代文學興盛之原因.....一

第二章 清代古文

- 一 清初三家.....一〇
- 汪琬——侯方域——魏禧
- 二 桐城派古文.....一五
- 方苞及其古文義法——劉大櫟——姚鼐——姚瑩——管同——梅曾亮——方東樹——劉開及其論文
- 三 陽湖派古文.....二六
- 陽湖派之淵源——惲敬——張惠言——陸繼輅——李兆洛——董士錫——秦瀛
- 四 折衷派古文.....三〇
- 曾國藩——郭嵩燾——劉蓉——李元度——薛福成——黎庶昌——張裕釗——吳汝綸

第三章 清代駢文

- 一 清初駢文作家.....四一
- 陳維崧——毛奇齡——毛先舒——陸圻——吳綺
- 二 乾嘉駢文作家.....四四

阮元論駢文——汪中——胡天游——邵齊燾——袁枚——孫星衍——洪亮吉——吳錫麒——劉星煒——孔廣森——曾燠

三 晚清駢文作家.....五四

劉開論駢文——董基誠——董佑誠——方履鏞——傅桐——周壽昌——李慈銘——張之洞——王闡運——易順鼎

第四章 清代詩

一 清初詩人.....五九

吳偉業——錢謙益——龔鼎孳

二 南施北宋與文壇通才朱彝尊.....六四

宋琬——施閏章——朱彝尊

三 神韻派及其反響.....六八

王士禛與神韻說——趙執信及其反對論——翁方綱與肌理說——沈德潛與格調說

四 性靈派與乾隆三家.....七九

袁枚及其性靈說——蔣士銓——趙翼——鄭燮——黃景仁——張問陶

五 清初尊宋詩派.....九一

宋肇——查慎行——厲鶚

六 乾嘉以後之詩風.....九五

吳中七子——王昶——王鳴盛——錢大昕——曹仁虎——趙文哲——黃文蓮——吳泰來——嶺南四家

——黎簡——張錦芳——黃丹書——呂堅——三君——孫源湘——舒位——王曇——龔自珍

七 道咸以後之宋詩派.....一〇七

曾國藩——何紹基——鄭珍——莫友芝——金和

八 復古與維新

王闓運——黃遵憲——康有爲——梁啓超——譚嗣同

九 清代女詩人

王靜淑——王端淑——鍾令嘉——袁機——席佩蘭——金逸——孔璐華——李長霞——柯劭慧

第五章 清代詞

一 清初詞家

吳偉業——王士禛——曹貞吉——毛奇齡——彭孫通——納蘭性德——顧貞觀——佟世南

二 浙派詞家

浙派之起源——朱彝尊——翼翔麟——李長年——李符——沈皞日——沈登岸——厲鶚——

項鴻祚——周之琦

三 陽羨派詞家

陽羨派之起源——陳維崧——楊芳燦——黃景仁

四 常州派詞家

常州派之起源——張惠言——董士錫——周濟——張琦——惲敬等

五 晚清詞家

蔣春霖——陳澧——張景祁——莊棫——譚獻——王鵬運——文廷式——鄭文焯——朱孝臧——

況周頤——張爾田——王國維——陳曾壽——邵瑞彭——吳梅

六 清代女詞人

吳藻——賀雙卿——呂碧城

一八九

一六八

一六二

一五八

一四七

一三五

一一四

一二二

第六章 清代戲曲

一 前期作家……………一九五

阮大鍼——孟稱舜——袁于令——吳炳——范文若——沈嵎——孫仁儒——姚子翼——朱九經

二 後期作家……………一九九

李玉——吳偉業——朱佐朝——朱素臣——吳綺——尤侗——畢萬侯——張大復——邱園——周坦倫

——嵇永仁——萬樹——張堅——董樹——黃燮清等——短劇作家——楊潮觀等

三 四大家……………二〇四

李漁——孔尚任——洪昇——蔣士銓

四 崑曲之衰落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
崑曲衰落之原因——二黃西皮（平劇）之興起

第七章 清代小說

一 社會小說……………二一六

儒林外史——官場現形記——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——老殘遊記——孽海花

二 言情小說……………二二一

紅夢樓——花月痕——海上花列傳——海天鴻雪記等

三 俠義小說……………二二六

兒女英雄傳——三俠五義——七俠五義——小五義——施公案等

四 筆記小說……………二二八

聊齋誌異——閱微草堂筆記——夜雨秋燈錄——三異筆談等

五 其他小說……………二三一

醒世姻緣傳——野叟曝言——蟬史——鏡花緣——燕山外史

清代文學史

第一章 緒論

一 中國文學之復興

清代文學，在中國文學史上爲復興時期。上傳歷代各種文學之薪火，下開「新文藝運動」之序幕，揚芬競秀，燦然俱備。論者雖謂「有清一代文學，內容不如外形，思想不如文字，但有聲調詞藻之美，而神韻氣格不高。」然以斷代而論，詩、賦、詞、曲、駢文、古文、文字、音韻以及翻譯文學，無不盛極一時。其垂創賡續承啓之功，較之元、明兩代，則超軼實多，比之唐、宋盛世，亦略無遜色。謂爲中國之「文藝復興」當不爲過。且在滿人統治之下，而能有此瑰然之成績，卓然之力量，用能融化異族之思想意識，恢宏我民族固有之文化，乃至革命思想之啓迪，新文化基礎之奠立，亦有賴此種精神力量之發揮，實爲難能可貴。故研究我國學術思想者，應自清代始，而治文學史者，亦應自清代始。

二 清代文學興盛之原因

一代文學之興盛，不外以下諸種原因：第一爲特立獨行人士之提倡，凡特立獨行之人，多有高明之見地，不受拘束之性格。舉世風靡，凡草皆偃，而聰明特達之士，決不隨之而靡。蓋所謂兔網不能

弋鴻鵠，嚴霜不能凋松拍也。如楚之屈原，漢之王充、晉之陶潛，其人爲特立獨行之人，其文爲特立獨行之文也。第二爲由窮塞而生之變化。物極必反，窮則生變，乃天地間之常理。文學習尚，何獨不然。如六朝文之敝，至唐初而極，所謂「連篇累牘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積案盈箱，惟是風雲之狀。」因有韓愈、柳宗元起而矯之。「文起八代之衰，」其勢若逆而實順。於是自漢末至六朝，文學窒息之氣通，而古文辭之名立矣。第三爲政治上之獎勵。凡事「上有好之者，下必有甚焉。」若以政治力量爲之推行獎勵，則未有不能造成風氣，拔擢一時者。如唐代諸帝，多好詩文。太宗置弘文館，延致文學之士，討論文藝，常至夜分；憲宗讀白居易諷諫詩，召爲學士；穆宗善元稹詩詞，徵爲舍人；科場復以詩賦取士，作詩成爲晉身之階，遂造成璀璨壯潤之唐詩。流風餘韻，至今不衰。又如南宋諸帝，喜閱話本，供奉局有「說話人」之設。宋、元、金皆有崇政殿說書之官。（其職有類經筵講官而秩稍卑。程伊川、楊龜山、游酢皆曾爲此官。）因此話本日漸繁多，下開元、明、清章回小說之先河。第四爲外來風氣之影響。我中華民族對於異族之態度，恆「抵抗其武力，而不施以武力。吸收其文化，而廣被以文化。」所以外來之風氣，亦常使我文學上發生影響，往往汲其旁流，而別創新格。如因佛教之流傳，而有唐代通俗文學之產生。（一）變文——經典宣傳故事。（二）敘事歌。（三）俗詞曲。均爲宋、元平話、戲文、彈詞等之遠祖。）因元人入主中原，而有北曲之發達是也。凡此種種，每有其一二，即可成爲文學興盛之因素，而有清一代，四者俱備，宜乎文運宏開，文風特盛也。茲分述於下：

清初有明末遺老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等，皆爲高風亮節，恥食周粟之士，畢生從事學術研究，著述頗多，世稱清初三大師。顧炎武先生少即工文，嘗與同里歸莊（字玄恭，有光之孫。）共遊復社，（明天啓時張溥等人，集合南北各省文社，會於吳郡，繼東林以講學，取興復絕學之意，名曰復社。）會文論藝。其與友人一書云：「未登弱冠之年，即與斯文之會，隨廚、俊之後塵，步揚、班之

逸躅。人推月旦，家擅雕龍。」後則頗自矜重。嘗語人曰：「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：『士當以器識爲先，一命爲文人，無足觀矣。』」僕自一讀此言，便絕應酬文字，所以養其器識，而不墮於文人也。懸牌於室，以拒來請。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，終已辭之。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，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，則不作也。」又曰：「君子之爲學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。徒以詩文而已，所謂雕蟲篆刻，亦何益哉。」觀以上言論，可知其文名之噪，應酬之不暇。但欲務其大者，並非反對文學，乃反對空疏無物之文學耳。

黃宗羲先生之學，博大精深。全祖望嘗曰：「公以濂洛之統，綜合諸家：橫渠之禮教，康節之數學；東萊之文獻，艮齋之經濟，水心之文章，莫不旁推交通，自來儒林所未有也。」誠非虛譽。先生除致力於學術研究外，亦頗注意文藝，其遺文尚有南雷文定五集。晚年自刪爲南雷文約四十卷。又嘗輯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。又集宋文鑑、元文抄等。全祖望議先生曰：「文人之習氣未盡，以正誼明道之餘技，猶留戀於枝葉。」亦極中肯。

王夫之先生於南明桂王敗亡後，乃杜門不與社會相接，著述頗多。然以匿跡偏隅，當時絕少知者。至同治間，湘鄉曾國荃始爲刻成七十七種，其未刻及亡佚者尙甚多。文章堅勁，別具風格，其影響於清末之學術思想及文風者甚大。

由於三大師志節之高尙，學術之淵博，根柢之深厚，才力之卓越。流澤所被，蔚成風氣。故其人則明代之遺民，而實則開創清代文學特立獨行之士也。此其一。

清代文學有三變，而三大師經世之變，尙不與焉。清初，明末遺老，身經國變，欲發揚民族精神，力圖恢復。因提倡經世之學，反對無關於經術政理之文字，歷時既久，文學領域當生枯燥之感。又經一般漢學家之極力提倡，因而駢文之風大盛。名作家如陳維松、毛奇齡、吳綺等。乾、嘉時則有汪

中、胡天游及八大家（袁枚、邵齊燾、吳錫麒、洪亮吉、孫星衍、孔廣森、劉星煒、曾燠。）門麗競妍、風靡一時。文風既麗，麗則必靡，靡則救之以質。於是桐城派古文乃應運而生。正如韓愈、柳宗元矯六朝之敝，起八代之衰，具體而微，前後一轍。此一變也。

文體文習既以次迭變，循環無常，且滿清政府又大興文字之獄，以箝制士人之言論思想，於是有薄之而不爲，同歸而殊塗者，則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孫諸人之致力漢學也。戴震之學，由聲音文字，以求訓詁，由訓詁以尋義理。嘗謂：「義理不可空憑胸臆，必求之於古經。求之古經，而遺文垂絕，今古懸隔，必求之古訓。古訓明則義理明矣。義理非他，存乎典章制度者也。彼歧訓詁義理而二之，是訓詁非以明義理，而義理不寓典章制度，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也。」故欲人知宋儒「人欲淨盡，天理流行」之語病，於是作孟子義疏證及原善、論性諸篇、以明古聖賢以體民之情，遂民之欲爲得理之義。其生平所治之學，凡分三類：曰小學，曰曆算，曰典章制度。而其歸則爲儒家之哲學。段玉裁師事戴震，專從事於小學，成說文解字注三十卷。王念孫序之曰：「千百年無此作矣。」又曰：「若膺死，天下遂無讀書人矣。」蓋段氏不獨許叔重之功臣，實研究說文者之開祖也。

王念孫父安國，字引之。皆以學術名海內。念孫幼受業於戴東原，故其學一宗戴氏。說無依據，不敢妄斷。其校堪之精，立言之確，當代推爲經師，後世無可詆議。人謂惟元和惠氏，祖孫父子，（惠周惕子士奇孫棟。）可並駕耳。戴氏師生之學，雖非純粹之文學，然務博習，究字義，明聲韻，據以行文，可無空疏譾陋之病，誠文學之基本功夫，所謂同歸而殊塗者也。較之吞杜剝李，雕韓琢歐，爭詞章之虛名於一時，其影響於清代之文風文運者，蓋大有間矣，是故曾滌生氏嘗欲以戴、段之學，發爲馬、班之文，不亦宜乎？此二變也，

清代文學，以古文爲最盛，上自明末諸遺老經世之學，下至維新人士西書之譯述。（嚴復泰西哲

理之翻譯，林紓外國小說之彙述。）以及諸儒對訓詁、諸子、音韻等學術之研究，無不應用古文。而其中以桐城派之文爲其主流。至於惲敬、張惠言所領導之陽湖派，曾國藩領導之折衷派，則爲其支流與後裔耳，桐城古文、自方望溪建立義法，姬傳嚴其精粗，盡力提倡，其道大行。垂二百餘年。然其末流，則唯求文辭之工，義法之正，紆徐以爲妍，曲折以求通。因而規模益隘，枯虛愈甚。以至不用註解，則不能明其意，束縛拘執，曾不少異於時藝。其不適用，直與駢文等耳。故古文之敝，至清季而極。有識之士，遂起而力謀改革，此新文體之所以興也。新文體無他，即古文之解放也。去其義法精粗之講求，毀其思想藩籬之限制，祇求明訓詁，合文法，揮灑自如，充裕暢達而已。爲之倡者，自康有爲始。然改革之功，則在其弟子梁啟超。梁氏遊歷海外，受新學知識之影響，欲介紹西洋文化，深知古文之不足恃，遂大聲疾呼，力謀改革。觀其言曰：「……未嘗識字，即授之以經，未嘗辨訓，未嘗造句，即強之爲文。開藝未及一月，而『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』之語，騰躍於口，溢洋於耳。夫記者明揭之曰『大學之道。』今乃驟以施之乳臭小兒，何爲也？」又曰：「古人之言，即文也。文，即言也，自後世語言文字分，始有離而以文稱者。然必言之能達，而後文之能成，有固然矣。今之爲教者，未受訓詁，未受文法，闕然使代聖賢立言。朝甫聽講，夕即操觚。又限其格式，詭其題目。連上犯下以鈐之，擒鈎渡挽以鑿之，自七百字以外勿庸也。百家之書不必讀，懼其用僻書也。當世之務不必講，懼其觸時事也。」依上所述，可知梁氏對中國文學之觀點有四：（一）思想之束縛須解放。（二）教育之方法須適宜。（三）語言文字須一致。（四）訓詁文法須講求。其所攻之短，皆切中時弊，而所揭之義，亦不易之理。戊戌政變後，梁氏逃之日本，先後主編新民叢報，國風報等，鼓吹政治革新，闡述新學知識，所作融合俗體、駢語、韻語及外國語法。抒情述事，略無遺意。信筆揮灑，自成一格。所以風行海內。此三變也。

清代二百餘年之文學領域，因有三窮，而生此三變，波瀾相繼，此伏彼起。由於文運之常開，文風如何不盛？此其二。

清代文學，由於諸先哲提倡於下，其功已偉。尚有屬於清政府方面者三事，對於文學之影響亦頗不小：

一爲羅致博學鴻儒。康熙十七年詔開博學鴻詞科，其用意固在網羅名宿，以消滅漢人之民族意識。其所欲羅致者，雖未預試，而預試者亦多博學之士。如朱彝尊、汪琬、陳維松、潘耒等，皆博聞強記，名重海內，且在文學方面造詣特深。清廷深知重氣節者，不能以此法盡致，於是復搜剔山林，留意草野，籠之以虛名，處之以清職，如康熙四十一年南巡，駐涿州，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詢以山林遺才，光地以何焯（字屺瞻，江蘇長洲人，世稱義門先生。）薦。詔賜舉人，後賜進士。改翰林庶吉士，命侍皇八子，兼武英殿纂修官，即其一例。當時科舉取士，雖仍爲制藝，而對實學之士，則破格錄用。因此除少數恥食周粟之明末遺老，守節不渝外，而其餘才俊之士，則幾於人盡登庸，入其彀中矣。博學鴻詞科之開，雖爲清廷牢籠人才之術，然其表彰實學之士，以救文學空疏之習，影響至鉅。

二爲纂修四庫全書，乾隆三十八年，詔各省採進書籍，仿明之永樂大典纂修四庫全書。開館後，任詞章名家紀昀（字曉嵐，詳後。）爲總纂官。總閱官中有朱珪，分校官中有戴震、王念孫。纂修官中則有姚鼐、翁方綱、朱筠等，皆碩學博通之士。故全書部署，秩序井然。校訂整理後，一書作一提要，即多至二百卷。歷十餘年而成。全書分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共計十六萬八千餘冊。並分抄七份，建七閣以貯之——計文淵閣在文華殿後，文溯閣在奉天行宮，文津閣在熱河避暑山莊，文源閣在圓明園，文瀾閣在揚州，文宗閣在鎮江，文瀾閣在杭州——誠空前之鉅製。清廷雖假修書之名，以羅致學者，消磨其才智。然因此實足以鼓勵學者，發揮其才華也。

三爲編輯全唐詩文。康熙四十六年，敕詞臣輯全唐詩九百卷，所採凡二千二百餘家，得詩四萬八千餘首。搜羅精密，世稱善本。至嘉慶十九年，復詔開全唐文館。依全唐詩之例，凡屬唐代文章，盡行羅列。剔巖搜谷，惟恐或遺。共輯一千卷。附姓氏韻編二卷。以政府之力，成此巨編，亦可謂前無古人矣。然影響所及，竟又發生輯文之空前奇蹟。當嘉慶下詔開館時，浙江烏程嚴可均，不獲預其事，慨然而輯全上古至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。（梁啓超近三百年學術史所載數字）計全上古三代文十六卷，全秦文一卷，全漢文六十三卷，全後漢文一百六十卷，全三國文七十五卷，全晉文一百六十七卷，全宋文六十四卷，全齊文二十六卷，全梁文七十四卷，全陳文十八卷，全後魏文六十卷，全北齊文十卷，全後周文二十四卷，全隋文三十六卷，先唐文一卷。尚有韻編全文姓氏五卷。書中作者，各附小傳。字句異同，均加考訂。一手寫成，不假人力。唐以前之文，咸萃於此。以一人之力，能與國家之力相頡頏，成此赫然巨帙，非空前之奇蹟歟？以茲事爲例，可知其影響之大矣。

以上三事，均爲清廷之創舉，姑不論其用意如何，而有助一代文運之興盛不亦深且鉅乎？此其三。

清代末造，因列強之侵略，海禁大開，歐風東漸。非但政治上有革新之趨向，文學上亦受極大之影響。蓋初則慕其堅船利礮之術，繼則求其立國爲政之方，於是翻譯之事漸多，惟所譯者，多爲科學書及史、地、政、法書。且僅注意其內容，只求辭達而已。對於文學之影響，可謂極少。自嚴復、林紓以雅鍊精彩之筆，翻譯歐西哲理、文藝之著作，頗受當時社會人士之讚仰，此業乃因之大盛。

嚴復字幾道，福建侯官人清咸豐二年生，民國十年卒。初治經學。同治五年，沈葆楨爲福建船政大臣，招試英才，嚴氏以第一名錄取。時年僅十四，入馬江海軍學堂，十九歲畢業。二十三歲官費派赴英國，入格林尼次海軍大學深造。歸國後任船政、水師等學堂教席。甲午中、日之戰，清廷海軍敗

績。因鑒於我國之貧弱，其根本在於學術。嘗曰：「風氣漸通，士知弇陋爲恥；西學之事，問途日多。然亦有一二巨子，詆然謂彼之所精，不外象數形下之末，彼之所務，不過功利之間；逞臆爲談，不容其實。」深覺審敵自鏡之道，斷乎不祇如是，乃專力從事於譯述。以英學者赫胥黎之天演論爲西人新得之學說，又爲晚出之書，首先譯出，以餉國人。又譯成亞丹斯密之原富、斯賓塞之群學肄言、穆勒約翰之羣已權界論、穆勒之名學。光緒二十七年京師大學堂（北京大學前身）開辦，聘爲編譯局總纂。甄克斯之社會通詮，即在此時譯成。三十年辭職赴滬，又譯成孟德斯鳩之法意及耶芳斯之名學淺說。嚴氏生平，除譯書外，尚有英文漢詁，政治講義、評點老子、評點莊子、嚴幾道詩文抄，癡壑堂詩集等。嚴氏文學根柢既深，譯書又力求合乎信、達、雅三標準。故譯筆幾類先秦諸子之文。內容復豐富新穎，於是學士大夫，競相傳習，風氣爲之一變。

林紓字琴南，別署冷紅生、蠡叟。光緒舉人。入民國任北京大學教授。民國十二年卒。工古文詞，著有畏廬文集。詩亦清新湛秀。嘗以古文譯歐、美小說一百六十餘種。如巴黎茶花女遺事，塊肉餘生述，吟邊燕語、黑奴籲天錄，戰血餘腥記，劍底鴛鴦等，均爲世界名著。林氏本不諳西文，皆憑人口述，隨手記錄，速而且工。嚴復翻譯，所謂「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躕。」而林氏則「耳受手追，聲」筆止。」然與原書之恢諧風趣，均有深刻之領會，盡力描寫，遂能倖見神采。胡適嘗謂：「古文不曾做過長篇小說，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。古文裡很少有滑稽風味，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斯的作品。古文不長於寫情，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加茵小傳等書。古文的應用，自司馬遷以來，從沒有這樣大的成績。」林氏能爲古文另闢新天地，非但爲介紹西洋近代文學之第一人，亦創我國古文應用之新紀錄。當時文藝界遂譯創作，競相仿效，蔚成風氣。如蘇曼殊之小說，卽其一例。

嚴、林二氏之翻譯事業，除六朝，唐代翻譯佛經者，在數量方面差勝外，至今尙無一人，能與匹敵。其影響所及，非但起清季文學之衰運，且開以後新文藝運動之端倪。當時王國維（靜菴）嘗曰：「生百政治家，不如生一大文學家。」外來風氣影響國人對文學之觀念，可想見矣。此其四。

綜上所述，清代文學，上承元、明黑暗慘澹之文運，下開民初新文藝運動之先河。初則有明末諸遺老之厲節揚芬，繼則有滿清政府之極力提倡。三塞三變，波瀾起伏，歐風美雨，復相浸潤，是以駢、散諸文，詩、詞、歌、曲，翻譯文學，以及文字、音韻，釋詞、（王引之作經傳釋詞，明虛字之用，）文法。（馬建忠著馬氏文通，詳詞類之分。）無不燦然以備。其垂創賡續之功，誠不可泯，而振衰起敝之力，豈偶然哉！

第二章 清代古文

一〇

清初古文，上承明末之餘緒，然明代文學，根柢薄弱，不足師承。惟歸有光稍擅情致，但亦工於小品，絕無鉅製。而一般文人，復爲制藝，試帖所牢籠，目文章爲雜作，視學問爲外道。日汨沒於代聖立言之「八股」中，於是文章之業，亦隨國運而式微。迄明代末葉，外患內亂，日漸危急。有識之士，深覺非務實致用，不足以振衰起敝，乃棄時藝而治學術。惜乎病症已深，改革未效，而明祚告終。所遺文人，如上述之「三大師」，關中李二曲，太原傳青主、閻百詩，浙江萬氏兄弟，（斯太、斯同，鄞縣人。）江西魏氏兄弟，（禧、兄祥、弟禮，時號寧都三魏。）及侯朝宗等，因開清代之文運。然如上述三大師諸人，多爲明道救世學術之文。純論文章之著者，當推汪琬、侯方域及魏禧三家。

一、清初三家

所謂清初三家，紀曉嵐嘗謂：「古文一派，自明代膚溢於七子，纖佻於三袁，至啓、禎而極敝，國初風氣還淳，一時學者，始復講唐、宋以來之矩矱。而琬與魏禧、侯方域稱爲最工。然禧才縱橫，未歸於純粹。方域體兼華藻，稍涉於浮誇；惟琬學術既深，軌轍復正，其言大抵原本六經，與二家迥別。其氣體浩瀚，疏通暢達，頗近南宋諸家，蹊徑亦略不同。廬陵、南豐固未易言，要之，接跡歸、唐，亦無愧色。」前人多視爲正論，竊意則以爲稍偏。

汪琬 字苕文，號堯峯，一號鈍翁，江蘇長洲人。順治進士，舉康熙十七年博學鴻儒。著有鈍翁前後類稿及堯峯文鈔四十卷，詩十卷。宋荦爲之序，內稱：「爲本朝一大家。如歐、曾、蘇之在宋，虞集、黃潛、柳貫之在元。」茲舉其遊京師郭南廓廢園記一文：